

域外聊斋书系

主编 吴建国

古文物专家的鬼故事

THE COMPLETE GHOST STORIES OF M.R.JAMES

[英] 蒙塔古·罗兹·詹姆斯 著 徐成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古文物专家的鬼故事

THE COMPLETE GHOST STORIES OF M.R. JAMES



[英] 蒙塔古·罗兹·詹姆斯 著 徐成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Montague Rhodes James

The Complete Ghost Stories of M.R.Jame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y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文物专家的鬼故事/(英)蒙塔古·罗兹·詹姆斯

著;徐成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域外聊斋)

ISBN 978-7-02-012045-1

I. ①古… II. ①蒙… ②徐… III. ①故事-作品集
—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97148 号

责任编辑:朱卫净 邱小群 骆玉龙

封面插画:杨 猛

封面设计:高静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5.75

字 数 961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045-1

定 价 5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录

卷 一

埃尔伯力克教士的剪贴册·····	3
失去的心脏·····	15
铜版画·····	25
白蜡树·····	36
第十三号房间·····	48
马格纳斯伯爵·····	63
“哦，吹哨吧，我会来找你的，朋友”·····	76
托马斯修道院院长的宝藏·····	95
校园怪谈·····	113
玫瑰园·····	120
《律书》·····	131
施展如尼魔咒·····	147
巴切斯特大教堂的牧师座席·····	166
马丁的教堂围地·····	181

附 录

鬼故事·····	201
----------	-----

国王学院小礼拜堂一夜·····	204
《古文物专家的鬼故事》序言·····	210
《古文物专家的鬼故事续》序言·····	211

卷 二

亨弗里斯先生和他继承的遗产·····	215
维特敏斯特之宅·····	240
波因特先生日记·····	262
大教堂历史一页·····	272
失踪与重现之怪谈·····	288
双医记·····	301
闹鬼的玩偶屋·····	309
不寻常的祈祷书·····	321
邻舍的地界·····	336
山巅所观·····	348
警示好奇者·····	365
晚间消遣·····	381
从前有一个人住在墓园的旁边·····	391
老鼠·····	394
球场天黑后·····	400
哭嚎之井·····	405
实验·····	416
无生命物体的恶行·····	422

短文一篇.....	427
芬斯坦顿女巫.....	433
十二个中世纪鬼故事.....	445

附 录

《鬼魂与奇事》引言	471
有关鬼故事的一些评论.....	478
鬼——请善待它们!	487
《鬼故事集》序言	491
我曾尝试写作的鬼故事.....	494

卷 一

埃尔伯力克教士的剪贴册¹

圣贝尔特朗·德·科曼热²是比利牛斯山山口上的一个破落小镇，它离图卢兹不远，十分靠近巴涅尔-德吕雄³。法国大革命之前，这里是主教管辖区，此处建有一座教堂，现在还有一些游客前来观光。一八八三年春，一个英国人来到了这个古老小镇，我实在没法用“城市”一词来夸大它，因为此地居民不足千人。那英国人来自剑桥大学，特意从图卢兹赶来参观圣贝特朗教堂⁴。他把两个朋友落在了图卢兹的旅店里，因为虽同为考古学家，但他的热情远高过那俩朋友。那两人答应第二天早晨过来与他汇合。对他俩来说，在教堂待上半个小时就足够了，之后他们三人将前往欧什⁵。这天，我们这位英国人到得挺早，教堂占据着整座科曼热小山，他打算用一整本笔记本和数打感光版来描绘以及拍摄这座美丽教堂的角角落落。为了让这个计划如愿以偿，叫

1 本篇原名为《一本奇书》。后以《埃尔伯力克教士的剪贴册》为名发表于《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s)杂志(1895年3月号)。本篇为作者最早写作的几篇鬼故事之一(大概写于1892年春天与1893年之间，作者于1892年春天第一次到访圣贝尔特朗·德·科曼热，1893年10月他在剑桥大学闲谈社朗读了这一故事)，这也是作者第一篇公开发表的鬼故事。

此篇被认为是典型的詹姆斯式鬼故事，讲述了一个古文物专家在研究过程中遭遇超自然事件。而且该故事也有很重的自传色彩：男主角丹尼斯通显然是照着作者自己写的。作者当年曾与两位友人骑着自行车穿越法国乡村，去探访古旧教堂，拍摄了大量照片，并被教堂里的手稿和其他文物深深吸引。本故事的灵感可能部分来源于作者自身的经历，1890年作者在萨福克的一座偏远宅邸中发现了蒙茅斯的托马斯爵士所写的诺里奇之威廉爵士传记。故事主角的名字有可能衍生自苏格兰古文物专家詹姆斯·丹尼斯通(1803—1855)，其著有《马尔伦诺诺爵回忆录》等学术著作。《铜版画》一篇中丹尼斯通亦有出现。——正文中之注释为译者整合原版注释及自行加注而成

2 法国西南部上加龙省一市镇。此处有庞贝(公元前106—前48)于公元前72年建立的罗马殖民地遗址。

3 简称吕雄，为上加龙省最南端处一市镇，接近西班牙边境。

4 1120年左右贝特朗·德·利勒(后被称为圣贝特朗)在圣贝特朗修建了一座大教堂。13世纪晚期至14世纪早期，该教堂被大幅改建。

5 法国西南热尔省首府。

教堂司事¹陪上个一整天是十分必要的。于是，颇为粗犷的红帽子旅馆女掌柜去邀请了教堂司事或教堂管理人²（虽可能不准确，但我偏好第二个称呼）。他过来后，那英国人发觉他是个异常有趣的研究对象。有趣的地方不在这个矮小、干瘦、皱缩的老人的外表上——他和法国一大批教堂管理人没什么两样；而在于他那种鬼鬼祟祟，或者说惊恐、压抑的气质上。他老是回头张望，背上和肩膀上的肌肉似乎都因为这持续的神经紧张而突起了，好像他预感随时都会落入敌人手中似的。他是被无法摆脱的幻觉所困扰，抑或因良心有愧而饱受折磨，抑或是个不堪忍受家中悍妇的丈夫？那英国人不知道该将他归为哪一类。他判断第三种解释当然是最为可能的，然而他总觉得教堂管理人害怕的应该是比家中悍妇更为可怕的存在。

由于那英国人（姑且称他为丹尼斯通）很快就专心地做起了笔记，又忙着拍照，因此他只是偶尔瞥两眼教堂管理人而已。每次他看教堂管理人时，都发现他离得不远，不是倚着墙缩成一团，就是蜷伏在某个牧师座席里。一段时间之后，丹尼斯通有些烦躁不安起来。他怀疑自己害得这老人没法去吃午饭³；也怀疑管理人是不是担心他偷走圣贝特朗的象牙权杖或挂在圣水坛上方那满是灰尘的鳄鱼标本。这些想法开始让他十分难受。

“你不回家吗？”他终于问道，“我一个人也能做完笔记的。如果你担心的话就把我锁在里头吧。我至少还得在这儿花两小时呢，你肯定觉得冷，是吧？”

“老天爷！”那小老头说道，这提议似乎让他陷入了莫名的恐惧之中，“这种想法绝不能有！让先生您一个人在教堂里待着？不，不，无论是两小时还是三小时，我都无所谓的。我吃过早饭，也不觉得冷，先生，谢谢您了！”

“那好吧，老伙计，”丹尼斯通自言自语道，“我可警告过你了，后果你得自己承担了。”

1 负责照看教堂内部，并担任侍从职务的人。

2 负责照看教堂建筑及内部，同时承担敲钟及挖掘坟墓的人。

3 原文为法语。

不到两个小时，丹尼斯通便全面细致地查看了牧师座席、被废弃的巨大管风琴、尚·德·穆雷昂¹主教时期所建的唱诗班席隔屏、窗玻璃及挂毯的遗迹，以及藏宝室中的物件。教堂管理人依旧紧跟着丹尼斯通，当一两声那种常在空洞的大房子里出现的奇怪声响传到他耳朵里时，他便常常回头看，好像被什么东西盯了似的。有时候那种声响确实挺奇怪的。

“有一次，”丹尼斯通对我说，“我可以发誓说，自己听到了一声从教堂塔楼高处传来的微弱的尖笑。我疑惑地望了望教堂管理人，他连嘴唇都白了。‘是他，肯定是，不会是别人；门是锁着的。’他就说了那么几句，然后我们互相望了好一会儿。”

还有件小事也让丹尼斯通挺迷惑的。当时他正在查看一幅挂在祭坛后边、有些模糊的巨大画作。那幅画是一系列描绘圣贝特朗神迹的作品中的一幅。画作的内容几乎难以辨认，但画的下方有一段拉丁铭文写道：

“Qualiter S.Bertrandus liberavit hominem quem diabolus diu volebat strangulare.”（圣贝特朗如何解救一个被恶魔追杀的人。）

丹尼斯通嘴角带着点揶揄的表情，微笑着转过头去和教堂管理人说话，令他吃惊的是那老伙计跪在地上，望着那幅画，眼神好似一个痛苦万分的哀求者，他紧紧合住双手，脸上泪水纵横。丹尼斯通自然连忙装作什么都没看见，但心头的疑惑却难以抹去。“这般拙劣的画作怎么能将一个人感动至此？”他似乎有点明白为什么教堂管理人一整天都看上去奇奇怪怪的：这人肯定是个执念狂；但他的执念是什么呢？

快五点时，短暂的白天接近黄昏，教堂逐渐被阴影覆盖，虽然一整天都能听到些奇怪的声响——比如模糊的脚步声、远处的谈话声，似乎变得更加频繁和引人注意了。毫无疑问，因为夜色将至，听觉变得更加敏锐了。

教堂管理人开始表现出着急和不耐烦了。看到丹尼斯通终于收起并放好了笔记本和相机后，他发出了一声欣慰的叹息，立刻匆匆带丹尼斯

1 尚·德·穆雷昂主教监督了圣贝特朗大教堂牧师座席的建造工作，牧师座席于1535年启用。

通去了位于塔楼下方的教堂西门。那时刚好响起三钟经¹。拉几下笨重的钟绳，贝特朗大钟便在高高的塔楼里发出鸣响，她的声音荡过松树林，穿过山谷，随山泉大声鸣唱，告诉那些孤寂山岭上的居民们记住并重复天使对于圣母的问候，天使称圣母为“女人中蒙祝福者”。这之后，小镇迎来了一天中第一阵彻彻底底的宁静，丹尼斯通和教堂管理人这时也走出了教堂。

在教堂台阶上，他俩交谈了起来。

“先生您似乎对圣器室里的唱诗本挺感兴趣的。”

“是的。我正想问你镇上有没有图书馆呢。”

“没有，先生；或许以前有一个牧师会的图书馆，但这镇子这么小——”说到这里，他似乎奇怪地犹豫了一下，接着又突然说下去了：“但如果先生您是个古书爱好者²，那我家有些东西您可能会感兴趣的，就在这儿附近。”

这一下子让丹尼斯通燃起了希望，他曾梦想在法国一些未曾有人到访的角落里找到珍贵的古稿，但这梦想的火焰一会儿又熄灭了。或许只是普朗坦³在一五八〇年左右印制的一本乏味的弥撒书而已。这地方离图卢兹这么近，怎么可能未被收藏家们扫荡过？然而，如果不去看看就太傻了；如果他拒绝邀请的话，自己肯定会一直自责的。于是他俩就出发了。丹尼斯通半路上想起了教堂管理人当时那阵奇怪的犹豫以及突然间的坚定态度，他有点小人之心的想道，难道他被认为是个有钱的英国佬，教堂管理人诱骗他去郊外，然后趁机劫杀他？于是他稍显突兀地开始和教堂管理人聊起天了，并笨拙地插话说道，自己那俩朋友第二天一大早就来和他会师。让他吃惊的是，他这么一说，似乎教堂管理人反倒立马就从某种焦虑之中解脱了一些。

“这真好，”他非常高兴地说道，“这太好了。先生您会和朋友一起旅

1 三钟经，在天主教教堂中早中晚各鸣诵一次，是记述圣母领报及耶稣降生的天主教经文。可参见让·弗朗索瓦·米勒（1814—1875）画于1857—1859年的名画《晚钟》（*The Angelus*）。

2 原文为法语。

3 克里斯托弗·普朗坦（1514—1589），法裔比利时印刷商，1549年起定居于安特卫普。他是当时的著名印刷商，他印制的书籍以其精致排版和雕版技术而闻名。他印刷过希伯来文、拉丁文及荷兰文的《圣经》。他是一支密教异端教派的秘密成员，除了印刷众多罗马天主教弥撒书、祈祷书及相关书籍外，他还匿名印制了许多该秘密教派的书籍。1576年他在巴黎成立了印刷分厂。

行；他们会一直和您待一块儿。和朋友一起旅行是件好事——有时候。”

最后三个字似乎是后来想到才加上的，那可怜的小矮个说完便又恢复忧虑的状态了。

他们一会儿就到了管理人家里，这房子要比邻里的住宅高大许多，是一座石材建造的屋子，门的上方雕刻有一块盾牌，那是埃尔伯力克·德·穆雷昂之盾。丹尼斯通告诉我，埃尔伯力克是尚·德·穆雷昂主教的一位旁系后裔，他在一六八〇至一七〇一年期间担任科曼热的大教堂教士。屋子上层的窗户用木板盖住了，正如科曼热其他地方一样，这屋子也显示出一种岁月流逝之感。

走上台阶时，教堂管理人停了下来。

“也许，”他说，“也许，这个，先生您没时间吧？”

“怎么会——我有的是时间——我到明天为止都没什么事做。我们去看看你的收藏品吧。”

说到这儿，门打开了，一张脸望了出来，这面孔比教堂管理人年轻许多，但也带着某种相似的不安表情：只不过有一点不同，这脸上的担心不是为了自身的安全，而是为对方而感到焦虑。很显然，这是教堂管理人女儿的脸孔；除却我已描述的那表情外，他女儿其实长得挺漂亮的。她看到自己的父亲有一位身强体健的陌生人陪同，瞬间轻松了许多。父女之间简短地交谈了几句，丹尼斯通只听到只言片语，教堂管理人说“他在教堂里大笑”，那女孩听后一言不发，满脸惊恐。

没过一会儿，他们便坐在了屋子的起居室中，这是一间小却高的房间，地上铺着石板，大壁炉里的木柴燃烧着，火焰跳跃，屋里闪动着光影。起居室里放着一个高大的耶稣受难十字架，其中一边几乎要顶到天花板了，耶稣色彩自然，十字架则是黑色的，这塑像让起居室有了几分祈祷室的氛围。耶稣受难十字架下方是一个老旧但坚固的箱子，管理人拿了灯火，挪好椅子后，便走向那箱子，并从中拿出一本大书，丹尼斯通觉得整个过程中管理人越来越激动和紧张。那大书用白布包裹着，布上粗糙地绣着一个红色的十字架。在打开布块前，丹尼斯通便对这册书的大小和形状产生了兴趣。“没那么大的弥撒书，”他想到，“也不是圣歌集的常有形状；或许这真会是件宝贝。”过了一会儿，书已被打开，

丹尼斯通感觉自己终于发现一样与众不同的珍品。在他面前放着一本巨大的对开本书册，或许制作于十七世纪，书的两侧用金色颜料印着埃尔伯力克·德·穆雷昂教士的徽章。这本书原可能有一百五十页纸，几乎每一页上都贴有一页泥金手抄本。丹尼斯通做梦也没想过能找到这样的藏品。书册中有十页《创世记》的印本，有插图，肯定是公元七〇〇年前印刷的。书中还有一整套《诗篇》中的插图，是英国印刷的，是十三世纪可能印刷出来的最高品质的作品；或许其中最棒的是，里面有二十页安色尔字体写的拉丁文，通过其中的部分文字可以立马判断，可能出自某本古老的未为人知的基督教初期教会领袖的论著。这可能是帕皮亚《论主的言论》¹ 印本中的一部分吗？据信这书的最后抄本至迟出现于十二世纪的尼姆²。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必须带这册子回剑桥，即使他要动用自己所有的存款，并且在圣贝特朗等到款项汇到为止。他抬头望了望教堂管理人，想确定他是否流露出出售此书册的意愿。教堂管理人面色苍白，双唇喃喃着：

“请先生您翻到最后一页吧。”他说道。

于是丹尼斯通继续翻了下去，每一页都会发现新的宝藏；在书册的最后他看到了两页纸，相比他看到的其他页面，这两页纸要新得多，这让他十分不解。这两页肯定是当代的，毫无疑问，肆意妄为的埃尔伯力克教士为了制作这本无价的剪贴本，一定洗劫了圣贝特朗教会图书馆。那两页纸的第一页上画着一个草图，绘制得十分仔细，对此处熟悉的人立马便可认出是圣贝特朗大教堂南边的过道和回廊。图上有一些奇怪的标记，看似行星记号，角落里还有一些希伯来文单词；回廊的西北拐角处有一个金漆绘制的十字架。草图下方写着如下的几行拉丁文：

“Responsa 12mi Dec. 1694. Interrogatum est: Inveniamne? Responsum est: Invenies. Fiamne dives? Fies. Vivamne invidendus? Vives. Moriarne in lecto meo? Ita.” (1694年12月12日之答复。问：吾可否寻觅之？答：

1 帕皮亚（60？—130），小亚细亚希拉波利城的主教。作者在文中所指的论文为《主的神谕之阐释》，目前该文只部分存在于尤西比乌斯（约270—340）及爱任纽（约130—202）等人的引文中。该文似乎包含了关于圣马可及圣马太的一些早期信息。作者在此处将“神谕”翻译为“言论”是一种误译（原文为拉丁文）。

2 目前可确认这些剪贴页中包含了大量该书的内容，即使这些页面不是该书原本。——原注

汝可。吾将富足？然。吾将衣食无忧？然。吾将寿终正寝？然。）

“这真是寻宝者的极好范例——让我想到了《古老的圣保罗大教堂》¹中的加特爾梅恩教士先生。”丹尼斯通翻看这一页时点评道。

之后他看到了让他印象深刻的一幅画作，他时常对我说，他相信没有任何一幅画作或图片可以让他印象如此深刻。虽然他看到的这幅画作现已不复存在，但留有一张照片（为我所有），照片本身便证实了他的观点。此处说到的画作是一幅十七世纪末的乌贼墨绘制的作品，第一眼看到，可能会觉得描绘了《圣经》中的一个场景²；因为画中的建筑（画作表现的是室内场景）以及人物有种半古典的味道，两百年前这被认为是适合用来描绘《圣经》场景的风格。画作右边，一个王者坐在宝座上，宝座位于十二级台阶上，王者头顶有一华盖，宝座两边各有一只狮子——很明显这是所罗门王。他身体前屈，伸出权杖，呈现出一种命令的姿态；脸上露出恐惧及厌恶的表情，也透露出一丝强势和自信。其实画作的左半部分是最为奇特的，引人注意之处主要在左半部分。宝座前方的过道上聚集着四个士兵，他们围绕着一个蹲在地上的东西，一会儿我将具体描述这东西。另有一个士兵死在了过道上，他的脖子被扭断了，眼珠暴突。那四个围聚的护卫望着所罗门王。从他们脸上可以看出更为明显的恐惧感；事实上，似乎他们全靠着对主人的极度信任才支撑着没有逃走。一切的恐惧显然是由蹲在他们中间的那个东西引起的。要用文字传达那东西对观者造成的印象是极其困难的，对此我完全不抱希望。我想起，曾经有一次我将这画作的照片展示给一个构词学讲师看，我想说他是一个极其理智、毫无想象力的人。但他看完后，当晚就坚决不肯一个人睡了，他告诉我随后好几天晚上他都不敢在睡觉前吹灯。但至少我可以描绘下这东西的主要特征。一开始你看到的只是一大坨粗糙、缠在一起的黑色毛发；之后会看到毛发下面是一个瘦得可怕的躯体，几乎像个骷髅，但肌肉如电线般凸起。那东西的双手苍白无光，和身体一样，也覆盖着又长又糙的毛，而且长着一双可怕的爪子。它的双

1 威廉·哈里森·安斯沃斯（1805—1882）出版于1841年的历史小说。故事发生于1665—1666年伦敦瘟疫及大火期间。托马斯·加特爾梅恩是小说中的一个编外牧师，他宣称通过占星术计算出圣保罗大教堂底下藏有宝藏。

2 作者可能暗指公元3世纪的一部伪典《所罗门圣约》。其讲述了所罗门与众多恶魔之间的事迹。

眼用烈焰般的黄色描绘，瞳孔则非常黑，这双眼正用一种野兽般的愤恨望着宝座上的所罗门王。想象一下，将南美那种可憎的捕鸟蛛转化成人形，并且赋予其仅次于人类的智力，你就会大致感受到这幅可怕画作引起的恐怖之感。举凡见过此画作相片的人都惊叹说：“这肯定是现场描绘下来的。”

这画作带给丹尼斯通最初的那阵巨大恐惧感稍微减退后，他偷偷看了一眼管理人父女俩。教堂管理人用双手遮住了自己的眼睛；他女儿则抬头望着墙上的十字架，慌乱地拨弄着念珠，做着祷告。

最终丹尼斯通问出了那问题：“这书册卖吗？”

又出现了他之前注意到的犹豫迟疑以及突然的下定决心之感，然后他得到了满意的答复：“如果先生您想买的话。”

“你开多少价钱呢？”

“我卖两百五十法郎。”

这太令人吃惊了。即使是古董收购商的良心有时也会有所触动，更何况丹尼斯通比古董收购商有良知多了。

“好家伙！”他重复了几次，“你这书册比两百五十法郎值钱多了，我向你保证——远远高过这价钱。”

但回复依旧：“我只卖两百五十法郎，不会加价了。”

实在没有理由拒绝这么个好机会。付了钱，签了收据，为这交易喝了杯酒之后，教堂管理人似乎换了个人似的。他站得更挺直了，也不再疑心重重地望身后了，实际上他开始放声笑或者说试着大笑了。丹尼斯通这时决定走了。

“我是否可以荣幸地陪先生您回到旅店呢？”教堂管理人问道。

“哦，不用了，谢谢您！旅店离这儿不超过一百码。我很清楚怎么走，而且月光也很好。”

教堂管理人再三要求送他回旅店，而丹尼斯通也坚决推辞了。

“那好，但先生您如果遇到突发情况一定要通知我；走在路中间，两边比较高低不平。”

“好的，好的。”丹尼斯通说道，他急着回去单独查看这战利品；说着便夹着书册走到了过道里。

他在过道里遇到了管理人的女儿；似乎急着想私自做点小买卖；或

许如基哈西¹一般，想从她老爸手中逃脱的外国佬“拿点什么”。

“先生这是个银制的十字架项链，希望先生好心收下吧？”

说真的，丹尼斯通很少用到这些物件，这小姐到底想干什么呢？

“我什么都不需要——一点都不需要。先生您尽管拿着。”

她说这话以及其他一些话语时的语气无疑是非常真诚的，因而丹尼斯通只好万分感谢，并同意将这项链挂在了脖子上。这看上去像是他为此父女做了些他俩不知该如何回报的好事似的。他离去时，他俩站在屋门口望着他，当他在红帽子旅店门口最后一次挥手说晚安时，他俩还在屋门口望着他。

晚饭后，丹尼斯通回到卧室，只有那战利品和他在一起。女掌柜听说他去了教堂管理人家里，并带回了一本老旧的书册后，便表现出了一些特殊的兴趣。他似乎听到女掌柜与教堂管理人在餐厅²外面的走廊里匆匆交谈，对话结束时说到一句“皮埃尔和贝特朗今晚将睡在这屋子里”。

整个晚上，一种持续增强的焦虑感逐步占领了他——或许是发现这宝贝之后的喜悦引起的紧张反应吧。不管是什么引起的，最后这焦虑感让他觉得有什么人在背后，背靠着墙更为舒服些。当然这一切和他收获的藏品之价值相比，都变得无足轻重了。此刻，正如我已说过的，他一个人待在卧房里，浏览埃尔伯力克教士的宝藏，每一刻都会有神奇的发现。

“上帝保佑埃尔伯力克教士！”丹尼斯通说道，他非常习惯自言自语，“不知道他葬在何处？老天爷！真希望女掌柜可以学学怎么笑得开心点；听上去让人觉得好像屋子里有人死了一样。再吸半根烟，怎么样？我想也许是个好主意。不知道那女孩坚持要给我的十字架是干吗用的？我猜是上个世纪的物件了，是的，应该是。挂在脖子上真让人受罪啊——太沉了。很可能他父亲已经戴了很多年了。我想收起来之前还是清洗清洗吧。”

1 基哈西是先知以利沙的仆人，他出于贪婪，想从一个叫做乃缦的人那里谋求馈赠。因以利沙将此人的麻风病治愈，却不求丝毫报偿。《圣经·列王记下》第5章20节记载：“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我主人不应从这亚兰人乃缦手里接受他带来的礼物，我指着永生的耶和華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些。’”

2 原文为法语。